

十七史蒙求

卷之八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七

張華博物劉杳綜書

晉張華字茂先仕至宰相武帝嘗問漢宮

畫地成圖

海鳥毛也

室制度及建章千門万户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比之于產又雅愛書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无与比惠帝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埃然曰此則天下亂矣陵機嘗餉華鮮華發器曰此龍肉也以昔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向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

海鳥也

魚狀甚異、以作鮪、過美、故獻、武庫封閉甚
 密、中忽有雉、雉華曰、必蛇化也、用視、雉側
 果有蛇、蛇馬、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植
 之、無聲、帝以問華、曰、可取蜀中桐林、刻
 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果然、聲聞數里、初吳
 之、未戒也、斗牛之間、有紫氣、術者皆以吳
 方強盛、未可畜也、惟華以為不然、吳平後、
 紫氣愈明、乃薦雷煥為豐城令、煥掘獄地
 四丈餘、得雙劍、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拭
 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
 自佩、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以南昌土
 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詳觀劍文、乃干將

則不依古
 香曰此言未
 必可安否古
 者樽彝皆
 刻木為鳥
 獸、鑿頂及
 背、以出納
 酒、時魯
 郡地中得
 齊大夫子尾

也、鏌鉞何復不至、雖然、神物終當有合、後
 華被誅、失劍所在、煥于華持行、經延平津、
 劍亦躍出、墮水、使人汲水取之、不見、但見
 兩龍蟠、榮相合、華之博物、多如此類、不可
 詳載、南史、劉杳字士深、梁天監中、為宣惠
 祿、適章主、希軍、博綜群書、沈約任助、以下
 每有遺忘、皆訪問、杳約嘗言、宗畜犧樽、鄭
 元請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有犧
 樽、作犧牛形、此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
 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頭主事、
 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
 長頭、是毗騫王朱建、扶南以南、說云、古來

送女器

七

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撮果然又任助
 日酒有十日醉當是虛言香日桂陽程鄉
 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助大
 驚曰吾自當遺忘寔不憶此香日出陽元
 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人此書仍載其
 賦三重五品商漢襟里助即掖陽記言皆
 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香血脉所因香
 日桓曰亘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
 上並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
 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回尚書着紫荷
 葉相傳云挈囊何所出香日張安世傳曰
 持囊着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云囊囊也

眷業以待碩問范岫撰字書音
 訓又訪香焉仕至尚書左丞

孚持帽酒

恪續題驢

北史拓跋孚字秀和性好機辯
 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

顧嘗於室內置酒十餅一斛上皆加
 帽欲戲孚即入室見即驚喜吾兄弟輩

甚无礼何為竊入王室王坐相對宜早還
 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拊手大笑吳諸葛恪

字元遜父瑾面長似鵝孫權大會群臣使
 人牽一驢入長掖其面題曰諸葛子喻恪

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續其下曰之鵝奉
 生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權又問恪曰卿

父与叔又孰賢對曰臣父為優優臣父知所
事叔父不知所事權又大喙叔父謂孔

也、明馬隆自任龔遂無拘晉馬隆字孝與武帝時涼州刺史楊欣

失羗我之和、河西斷絕、帝憂曰誰能為我
討此虜、通涼州耶、隆曰、臣能平之、帝曰、必
能滅賊、何為不任、頌卿方略如何、隆曰、
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
三千人、无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醜虜
何足滅哉、帝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皆
曰、大軍既衆、州郡兵多、俱當用之、不宜橫
設賞募、以乱常典、帝弗納、聽隆自至武庫

選拔、又給其三年軍資、隆乃西渡温水、出
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
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礙、賊咸以為神、
轉戰千里、殺傷以千里、殺虜以千數、帝自
之、撫掌歎矣、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
无秦涼也、乃假節宣威將軍、涼州遂平、又
前漢龔遂事、見濫死高鼻誤殺無鬚晉載
單車化盜注中、
鑿借位、欲誅石閔、李農、不剋、而因農等及
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
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内
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孝已用

也。班令内外、趙趙人斬一胡首、送風陽門者、
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衙門、一日之中、
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无貴賤、
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
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
有濫死者半、後漢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
何進、与同隸、袁紹謀誅閹官、太后不從、後
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
之、宮中乱、紹遂勒兵、捕諸人、无少長、皆
殺之、或有无賴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骸、
而後得免官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
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

悉赴河死

遐叔古文皎然舊製

唐李華字遐叔、文、

辭

穎士、健爽自肆、謂不及穎士、而華疑過之、
因著予古戰場文、極思研事、已成、汚為故
書、雜置禁書之度、他日与穎士讀之、稱工
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
矣、華愕然、而服、唐因話錄、吳興借畫字皎
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應物、恐詩舛不合、
乃於舟中、作古詩十數篇、為藝、韋公不稱
賞、畫極失望、明日、寫舊製、獻之、韋大歎、嗟
因語畫云、幾至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
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

名失聲

文辭

卷七

五

致書大服其精覽

烏羸谷量橋挑鍾計

前漢貨殖傳烏氏羸

以畜牧為業及衆多則出賣之求奇繒物私獻戎王二十倍其償予畜至用谷量牛馬謂數多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火言之秦始皇今羸比封君又橋挑得恣塞上畜牧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口乘以萬鍾計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奉萬鍾而計之謂多也

武分肥廣包取荒廢

後漢許武奉孝

廢以二第晏普未顯欲令成名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

其中分

二第所得皆芳火鄉人皆稱第克遜而鄙

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奉後武理產所

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第一无所留於是

遠近稱之後漢薛包字孟嘗安帝時為行

至孝父母服除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

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我共事

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廢者曰吾少

時所理意所悉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

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

賑給後召拜侍中包性恬虛已而稱疾不

起雲抱剝禪嬰收孝惠

蜀趙雲字子龍先主為曹公所追於

當陽長版。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後位至鎮軍將軍。前漢夏侯嬰，封滕公，初從漢王擊項羽，至彭城，羽大破漢軍，漢王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疲，躐兩兒弃之，嬰常收載，抱持而馳。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一。至文帝時，為太僕。薨。

仲由振溺子貢贖人
呂氏春秋曰：子路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

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振溺矣。魯國之法，魯人有為且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

魯漢王既至復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後惠帝及高后復嬰之脫，孝惠魯元在

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年，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

趙孝替第季江代兄

後漢趙孝字長平，時天下亂，人相食，孝第

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令且歸，將束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身，毋異之，遂不害。謝承書曰：後漢姜肱，字伯淮，與第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序為賊所劫，其衣物欲殺之，肱曰：弟幼，父母所珍，又未娶，願自殺，請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國之英俊，乞自受。代兄，賊遂兩釋之。

經

野王相代侯亶先

前漢馮野王字君卿弟立字聖卿皆奉世子也

立為五原太守從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息貸好為教條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晉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南史夏侯夔大通六年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夔負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具

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不易千軀類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

何假百城

北史儒林劉晝字孔昭嘗自謂博物奇才言好務大每言使我

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者景之千軀也容止舒緩終不仕卒于家北史李謚字永和初師事小孝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諸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卒辟皆不就每曰丈夫擁書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彪之練

儀張說脩史

南史王推之曾祖彪之晉尚書令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

自是家世相傳，並譜江左舊事。續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李唐張說，檢校并州長史、兵軍大使，修國史，敕俞藁，即軍中論撰。終位宰相，既嘗典集賢圖書之任，同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竹筒置書，木鵝論事。善騎射，道捷若飛，高智慧，嘗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揚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侯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閱千餘里，寂無聲問者，詢問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使言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

以言於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隋堯君素當大業之末，從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頭，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密遣行人勞苦之，後隋立，君素獨無降心，為左右所害。授周御蓋送綯蓮。

炬 吳周泰字幼平，時孫權兄策討大縣山賊，摧任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為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惟泰奮激，投身。

膽氣倍人賊既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
 雅後會諸將自行酒到秦前命秦解衣權
 手自指其創有問以所起秦輒記昔戰
 閔處對畢使腹腹明曰遣使者授以御蓋
 唐令狐綯字子直為翰林孝士宣宗夜召
 與論人回疾苦帝出金鑑書曰太宗所著
 也卿為我奉其要綯摘語曰任賢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陛下必欲與王
 業捨此孰先俄進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
 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
 子來及將
 至皆驚
 木刻郵都金鑄却
 前漢景帝時郵都為

馮門太守匈奴素聞都都居邊為西兵去
 境都郵死不近馮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郵
 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倅如此唐郝科在
 邊獲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
 獲虜必剗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
 怖啼兒後贊普常等珙身鑄金象于今因
 日得生此者以金珙償之朝廷
 畏失名將徒為慶州刺史卒
 闕澤儒學
 桓榮帝師
 吳闕澤字得閏寬覽群籍兼通
 歷數孫權拜為太子太傅澤以
 經傳文多難得悉用乃斟酌諸家刊約札
 文及諸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

賓儀每朝廷大儀經典所疑輒咨訪之以
儒孝勤勞封都鄉侯後漢桓榮字春卿少
習歐陽尚書世祖時為太子太傅後拜為
太常顯宗即位尊以師禮奉射養老禮畢
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講
說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荀奪鳳
池岑憂中書
晉荀勗字公曾武帝以公曾
守尚書令公曾久在中書專
管機事及失之甚罔以張公賀之公曾
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我耶唐岑文本
字景仁太宗時為中書令有憂也母問之
答曰非勳非舊賞重位高所以憂也有表

慶者輒曰今日
受予不受賀
執刀孫婢讀書鄭奴
蜀先
荆州牧孫權稍畏之妹妻先主妹才捷剛
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
立先主每入中心常凜世說鄭元家奴
婢讀書元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
陳說元怒使人拽着泥中頃史復一婢來
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愆逢彼之
怒
誠子効龍願兒師徐
後漢馬援字文淵
為伏波將軍初兄
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
趾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

同人
又

廿七

人

毋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
敦厚周謹口无擇言讓約節儉廣公有威
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
義憂人憂人乘清濁无所失父喪致客
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
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効季良不得陷
為天下輕薄子迄今季良尚未可知是以
不願効之也魏王昶字文舒明帝時為
揚威將軍嘗為書誡其子及其兄子曰吾
与時人從事虽出知不同然各有所取穎
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洪
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

其人忽之如草吾所以知親之昵之不願
見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
得澹然自守其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
古人以見意當時无所褒貶吾欽之重之
願見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孝有高才誠
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
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見子慕之樂安
在相補安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
處不避滂而義勇在朝忘身
吾友之善之願見子遵之

奕琛二方諸

葛三國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
尚書郎會罷秦王欲令琛止奕舍

蜀得
非天
得虎

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者知三國及其聘
集公朝相見退无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
乎終不止矣數就邸舍因回東國起居琛
日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
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
欲聞何以見問三國時諸葛瑾仕吳弟亮
仕蜀俱有功從弟誕仕魏後以兵反見誅
時人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以此定其
優劣陸遜調度荀攸等策吳陸遜字伯言時
西界孫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與孫
桓等五萬人拒之備欲挑戰諸將皆欲擊

美

空

之遜曰此必有謫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
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備是猶虜更
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平也今
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
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改一營不利諸
將皆曰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
款者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小勢成通
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
路劉宇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
統孫督促諸軍四面戒之壁土崩瓦解死者萬
數備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舡器械水軍
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

謀惟

志初孫桓別將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
求救於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
見遜曰前實怨不救安東自解、又方
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
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魏荀
收字公連、太祖素聞其名、召與語、大悅、曰
公連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
憂哉、以為軍師、自初佐、臣无征不從、前後
克敵、皆收之謀也、太祖征伐、嘗謀謨、惟
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評曰、荀收素平、
策无遺策、其昭悲失履犯哭棄席、
良平之亞歎、
賈誼書曰、楚昭

門外可設爵羅
公復為廷尉
尉賓客欲往翟

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失履、履已行三十步、而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跣履哉、悲不與之俱、及也、自是楚國之俗、无相弃者、雜記、晉文公至河、席蓐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弃之、且不勝哀、
翟公交情孟

嘗好客

史記、太史公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翟

公乃大題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富一貧、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史記、曰、田文者、封為孟嘗君、食客數千人、及見廢、諸客皆去、後召而復其相位、孟嘗君

此後為世所重

謂馮驩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客見
文一日廢、皆皆去、莫顧文者、今復仕、客亦
何面目復見文乎、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
寡友、事之固然也、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
曰、敬從

優孟諷諫那律直言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

也、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死、以棺
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不聽、優孟請以
人君禮葬之、取玉為棺、文梓為槨、廩食太
宰、奉以万户之邑、使諸侯同之、皆知大王
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
奈何、優孟曰、請以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槨、

銅鬲為棺、壑以姜棗、薦以木蘭、祭之以粳
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以
馬屬大官、无令天下久聞也、唐儒李膺、谷
那律迂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
問曰、油衣若為、而无漏耶、曰、以尾為
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荀息

諫晉子瑜諭權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
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

者、斬、荀息曰、目不敢諫也、目能轉十二博
棊、加九難于其上、即將棊于置下、加難
于其上、靈公曰、危哉、荀息曰、復有危於此
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

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之鄰國謀
議將與兵矣公乃壞臺吳諸葛瑾字子瑜
為孫權長史轉中司馬與權談說諫諭
未嘗切諤微見風私粗陳百病如有未合
則指而又他孫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
於是權意往々而釋後官至大將軍

周顥葵蔞師正松泉

南史周顥為右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

後舍始與王前軍咨議直侍徵省於鐘山
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長
蔬雖有妻子獨居山舍衛將軍王儉問曰
卿山中何所食日赤米白鹽綠葵紫蔞文

春初
早韭

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初早
韭秋末晚菘唐隱逸傳潘師正為道士居
道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其所須對曰
茂松清泉且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
年九十
王言除劉張請誅安

晉記劉元海匈奴人奇王

收見之言於武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且
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曰元海長者渾為
君王保明之至惠帝明元海果為亂借位
遂号前趙唐張九齡用元中為相時安祿
山初以范陽偏枝入奏彙驕蹇九齡曰亂
幽州者此胡雛也及祿山討奚契丹敗張

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極山狼子野心有
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
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赦之後祿山果
為亂帝在蜀思九齡為泣下遣使祭於韶
州尊幣恤其家又晉王衍見石勒亦曰此
胡雛也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
去後勒
果反
劉疇吹笳越石清嘯
晉劉疇字王喬曾避亂塢
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无懼色接笳吹之
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
群胡泣去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嘗為胡
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无計琨乃乘月登

中夜
奏胡

樓清嘯賊圍之樓歎中夜奏胡笳賊又
流涕歎欷壞土向曉復吹賊弃圍而走兄

弟禍難父子忠孝
南史孝義傳劉諷字如和為奔始安王暹光詔

議後求出為丹陽丞東昏時暹光慮見殺
遂奉事召諷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與諷
俱勸暹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不見納及
暹光敗諷靜生圍弟讓為度支郎亦奔亡
遇諷仍不復肯去諷曰吾為人作吏自不
避死汝可去无相守同尽荅曰向若不逢
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
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以聞之歎曰兄死

下七

君難第死兄禍美哉晉卞壺字望之時蕨
 峻起兵進攻青溪壺與諸軍拒擊不能禁
 賊放火燒官寺六軍敗績壺暗發背劍猶
 未合力戰遂死之二子眈眈見父沒相隨
 赴賊同時見害收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
 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翟湯聞之
 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門朱伺接鉞欽德奪
 稍晉朱伺字仲文為廣威將軍時鄭攀馬
 入賊奉鉞摘伺逆接得鉞以摘賊之
 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伺從船底沈行

五十步乃免也唐尉遲敏德善戰能避
 每單騎入賊雖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
 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技欽德
 德請王加刃而獨之卒不能中太宗常
 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難試使與
 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之

寇賈相解周程不校
 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
 守批金吾賈復部將

殺入於潁川恂戮之獲以為耻還過潁川
 曰今見恂必手劔之恂聞不與相見曰昔
 葡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
 吾安可忘之乎先武乃召恂與復相解結

又而去周瑜程普皆為吳孫權將江表傳
曰普頗以年長數凌侮瑜之折節容下終

不與按普紫芝眉字季真風流唐元德秀
自歛服紫芝眉字季真風流唐元德秀

厚火緣飾為魯山今所得俸祿悉衣食人
之孤遺者哉蒲筍餘一練駕車而去愛陸

渾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高鑄家无僕妾
或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

瑄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字使人名利之心
都尽蕨元明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

識元紫芝也唐賀知章字季真性曠夷善
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

見則鄙者生矣元宗時仕至秘書監後漢

黃憲字叔度陳蕃嘗謂日期月不見叔度

則鄙者之萌削藁戴曾樊章馬周唐戴曾
復存心于

終吏部尚書所敷納緣政得失咸有可觀
奏已則削藁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曾

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无不同惟其
忠繁於激尔唐馬周字賓王病消渴疾甚

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
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標題註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七

王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八

悉陵搏獸許褚曳牛

北史何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

當為
功立
事立

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後從平涼州以
勇力帝壯之拜都幢將既陽子卒魏許褚
字仲康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勇力絕人漢
末堅壁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
壁褚衆少稱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
賊未取牛輒奔還褚力出陣前一手逆
曳牛尾行百餘步賊驚不敢取牛而走由

是人皆憚之、後歸魏太祖、人稱虎侯、或号虎癡、以褚力如虎而癡也、**鄭渾平**

賊張敞責酋

魏鄭渾字文公、太祖時、迁左馮翊、時梁與等為寇、欽諸縣

不能禦、皆恐懼、奇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與等破散、軍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尔、乃聚欵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与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与離散、又遣吏民有信者、分布山谷、告諭

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其心、與等及其支黨遂敗、後又討靳富等、由是山賊悉平、前漢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膠東王相、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國中遂平、後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高貴者之、敞乃召偷盜首長數人、見之、青問、因貴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令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權補吏職、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褚汚其衣、裙、褚赤土也、吏坐里閭、閭出

者、汚黷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
盡行法罰、由是市无偷盜、天子嘉之、
渠年

偏任王伾褻寵

唐韋渠牟為人挑躁、以儂
巧中德宗意、權伴人主、召

崔芊于茅山、起齋、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
令馮伉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
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
可炙、唐王伾以書待詔翰林、順宗立、遷右
散騎常侍、詔伾本闈茸、貌瑩、酒楚言、无他
大志、帝褻寵之、不如王伾、文任氣、好言事
為所礼、至、出、又不及、伾之、无、同、也、收文入
止翰林、而伾至翰林、院見牛昭客等、當其

可勞

當盛門若

為政以安本

黨盛門皆

若沸羹

社稷蔣琬別駕龐統

蜀蔣琬字
公瑛、以州

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因遊觀
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大怒、
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
為先、願察之、先主乃不加罪、但免官、後事
後主、官至大司馬、蜀龐統字士元、先主領
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任縣、不治、免官、
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
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騏足耳、
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与善諱、大器之、以

為治中 從事 素屏賜玠白扇餉孔魏毛玠字孝先

以清白稱後為大相東曹掾以儉率人太

祖乎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凭

几賜所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

眼南史孔靈產宋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

隱遁之志元徽中為中散大夫頗解星文

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

高帝曰攸之兵衆虽強以天時冥數而觀

天能為也高帝歎其言擢迁光祿大夫以

素屏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之白羽扇

素隱凡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以古人

遇之甚懂 夏侯章每言常毀孟嘗君曰孟嘗君之夏

之服當 毀君為功結機取重戰國策孟嘗君奉夏侯章

以駟馬百人之食我无分寸之功而得此

然吾毀君以為功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

吾毀之也前漢張釋之字季文景帝時為

廷尉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起士嘗召居

延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機解願

令釋之結之釋之跪既已人或責王生獨

奈何廷辱廷尉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

无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目吾欲抑

使結機欲以重之諸公用 唐明友悌漢文

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不客

唐明宗為太子常製大衾長枕與諸王共之謂之五王被時登樓諸王作

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

燕嬉賜金帛侑歡世謂天子友悌古无有

者又書賜兄憲等曰魏文帝詩云身解生

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頃因暇

選仙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菜願

與兄弟共之前漢孝文即位時高帝子誰

孝文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為最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赦

死廢處蜀嚴道叩郵乃遣長載以輜車王

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歌曰一尺布

兄弟

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成

尚嘗飲杞記甚恭

說苑成回李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平路三年

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

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火

為護者多若身不死安能禍罪不施行年

七十嘗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欽待天命

子路稽首曰君子哉說苑嘗有恭士名杞

記行年七十甚恭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

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花食之間三

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州為之禮魯君問之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孝恭、以除其刑、坐尚有差、跌食尚有哽、咽、鴻鵠高飛、矰繳尚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言人者少、惡人者多、年七十、常恐斧頭之加於記者、

雲間拜相舒知為公

南史范雲字彥

龍常、梁武同宿、願高之舍、高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後武帝即位、拜雲為僕射、晉魏舒字揚元、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男也、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曰

與

傳同三司、元史、幹又性悅物、既聞經史、日中思至於世、多志、廣於、亦任

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侯、後果然、又曹魏時、華歆亦

劭責厨人臻呼儀同

隋王劭字君戎時為太子舍人

自志孝及老、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為僕從噉、劭弗之覺、推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復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咎辱其專固如此、仕至秘書少監、隋劉臻、高祖時、進位儀同、俱為皇太子、孝士、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臻欲還家、既扣門、臻謂至訥家

乃荀毅呼劉儀同其子迎門答曰此是大人家於其碩矐久之方悟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尔然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辛勉引藥李業飲毒
晉辛勉字伯力懷帝時為侍中及洛陽陷劉聰將立為光祿大夫勉不受聰乃遣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引姓引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後漢李業字巨游隱迹王莽之世及公孫述借号欲召為博士業稱疾不起述羞不致之乃使伊融持毒酒以劫之業辭志不屈遂飲毒

而免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

王述擲卵謝密投局

晉王述字

懷祖性急嘗食雞子以前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據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乃內口中齧破吐之既踣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履嘗忽述枉言罵之述不應而壁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南史謝密字洪微宋文帝時為侍中性寬博无喜怒末^年与友人某友人西南某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不覆舟者友人悟乃殺之密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爾啟焉知其暮年之事果以其歲終

衣林卿變服

隋爾朱啟，即爾朱榮族子也。有武帝韓陵之捷，盡誅爾朱

氏，啟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大街，見童兒群戲者，啟解所著綺羅，^此金翠之服，易衣而道，追騎尋至，便挑綺衣^此。寃問知非，會日暮，由是得免，遂入村，表授長孫氏家，藏於複豹壁。三年，又購急，乃詐為道士，變姓隱嵩山。後歸周太祖，至隋文時，封邊城郡公，卒。前漢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生法免，又殺婢壻，理長陵家舍。長陵令何並恐其為變，讎兵馬以待之，並自追行數

十里，林卿窘迫，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其身變服，從間徑馳去。並心知己失林卿，乃斷奴頸，以為林卿。因亡命，後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問狀而善。昇嘆何並邛成，即宣帝王皇后也。

白鬚備悲髀肉

五代南唐李昇，字正倫，揚溥，借号拜昇，太尉中書令。

太平三年，出鎮金陵。四年，封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丘者，謀禪代。丘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

吳人昇、黜宗為池州刺史。至天祚三年，揚
普遂傳位於昇。九州春秋曰：劉侑往荊州，
數年嘗於劄表生起。至劄見辭，衰肉生，慨
然流淚。遂生表怪，回之對曰：平常身不離
鞍，辭肉皆消。今不復騎，辭裏肉生，日月若
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尔。
趙襄賞赫、晉文次狐。
說苑：趙襄子見圍於
晉陽，罷圍，賞有功之
目五人，高赫无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
子曰：吾在拘殺之中，不失君主之禮者，惟
赫也。子雖有功，皆藉寡人仲尼問之曰：趙
襄子善賞士乎？賞上一人，而天下之人且莫

三賞

敢失君臣之禮矣。說苑：晉文公亡時，陶叔
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失。陶叔狐、叔
黎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
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忘我，咎犯以告文
公曰：我豈忘是子哉？夫以道德使我為成
人者，上賞也；以禮義使我為非者，次賞
也；勇壯強禦，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又於賞
也。三行之而後勞苦之士次之，則是子為
首矣。周內史叔與問之曰：文公其霸乎？昔
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當之矣。
代作帝師龍衣為名儒
范曄後漢論曰：伏生
自東西京相襲為名

暗疏
無一字

誦補
不字

儒以取爵位中與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
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
皆至卿相顯乎當世伏氏謂伏生以後至
伏湛也桓氏謂桓榮及子桓郁子桓焉孫
巨典皆世南為傳蔣又誦圖
唐虞世南善書帝嘗命為

烈女傳於屏風於世無本世南暗疏之无
一字謬唐蔣又進司勳真外郎憲宗嘗嘗
凌煙閣視左壁額刻題文漫缺行繞數字
命錄以問宰相无能知者遂召又至若曰
此聖曆中侍且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
一字帝嘆曰雅虞世南默焉烈女傳不是過

所說紙上
好學師王
聰受毛詩
尚書禮記
一年便辭
去又師張

也
曠見奧境徐知真師

唐徐曠字文遠頁
不能自給兄文林

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傳博通六經明左
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孝受業常千人
文遠從之質向不歎日碎去或問其故曰
先生被所說紙上語耳若奧竟彼有所未
見者尚何觀焉重知其語召与反覆研詰
嘆其能比史待也遵明吾貴數月乃私謂
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无撻格凡所講說
不恆吾心請更從師遂与田猛略就孫買得
一年受業後欲去之猛略曰君年火於師
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无成遵明乃捐

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承宮推

禾子幹與福

後漢承宮字少子、嘗避亂漢中、後與妻子之蒙蔭山耕種

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堆之而

去、由是顯名、位至侍中、吳志、鍾離牧字子

幹、少君亦與、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

熟、縣民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耳、遂以

福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

牧力投之、民乃獲免、民遂舂稻米、得六十

斛、還牧、朱伺能忍元靖折誚晉朱伺字

團、門不受、仲文有武

勇持、時西陽夷賊欽掠江夏、太守揚珉每誚
者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
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
尔、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
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
忍、是以勝尔、珉大笑、後以討賊累功、至廣
威將軍、唐鄭元璠字德秀、突厥提指數十
萬、自將攻太原、詔元靖、持節往勞、既至、虜
以不信、答中國、元靖隨語折誚、无所屈、乃
數其背約、頡利愧服、引還、太宗賜書曰、知
公曰、伐可汗、遂使遣火息、効秦折巾、慕信

側帽

後漢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

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

此。北史獨孤信，周文時為秦州刺史，在州

事无壅滯，示以礼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

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万家。周文大信

任之，嘗因暉日暮，馳馬入秦州城，其帽微

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

焉。其為鄰境及吏，更衣過恭，劉璉立標。晉更

士庶所重如此。此。更衣過恭，劉璉立標。哀字

叔褒，事親以孝稱，嘗躬稼穡，以給供養。与

弟子植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

同作問

何恭之過，哀曰：出頭易，操非君子之志也。

又麥熟，穫者已畢，而据指尚多，哀引其群

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据也，不曲行，不旁

扱，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与邑人入山，指

椽，分夷茂，有長幼，推易居難，礼无遠者。後

奉孝，廣秀才，清白異行，皆不就。南史：劉璉

与友人孔微同舟入東，微留目觀岸上女

子，璉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嗽夜，隔壁呼

璉，之不荅，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嗽佐其

久，璉曰：向東帶未畢，其立操如此。

周興大笮元禮鐵籠

唐周興，万年人，少習法律，為秋官侍郎，屢

决刑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後有人告、與
與丘神勳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與未知
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
與曰、易耳、內之大瓮、熾炭周之、何事不明、
俊臣乃命取瓮熾火、徐謂曰、有詔按君、請
嘗之、與叩頭伏罪、詔誅神勳、而有與嶺表、
在道為饑人所殺、唐酷吏索元礼、胡人也、
武后時、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為
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籠、按囚首
加以楔、至腦裂、後以苛猛復受財、收下吏、
不服、吏曰、取公鐵籠、**戎嶠**、**倅**、**貌**、**良**、**伯**、**毀**、**容**、
東、元礼乃伏罪、死獄、

晉王戎、為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
不拘札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毀
悴、杖然後起、時和嶠亦居父喪、以札法自
持、量米而食、衰毀不踰於戎、**劉毅**曰、和嶠
毀頓過札、雖寢苦食粥、乃生孝尔、至於王
戎、所謂死孝、後漢戴良、字叔高、母卒、兄伯
鸞居庐、啜粥、非札不行、良獨食肉飲酒、衰
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子之居喪、
札乎、良曰、札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
札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
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
能奪之、後不仕、以壽終、**揚**、**收**、**辨**、**魚**、**承**、**曾**

知宮

唐揚收字藏之耕洛陽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姑洗角也既副拭刻在

丙乘果然懿宗時為相後以罪貶罪唐李

嗣真字承曾高宗時為太常丞太常缺黃

鍾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

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

日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神竭于頌

有應者掘之得鍾象乘遂和

精盡於弓

唐崔融字安成武后時授國子司業為文華婉當時未有筆者

朝廷大筆名手教委之具河出寶圖頌尤

工謨武后哀冊最高處絕筆而死時謂思

苦神竭云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

年來見公曰為弓亦遲對曰臣之精精於

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登臺東西

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欽城之東其餘力

逸勁飲羽劉詞枕戈陶侃運甓五代劉詞

於石梁

功邊沁州圍練使徙房州歲餘為政不苛

接人頗便之居暇日常枕甲枕戈而卧謂

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

人情易習若一惰其筋骨有事何以報國

乎歷仕唐晉漢周世宗時卒晉陶侃字士

行以功封世桑侯在州无事輒朝運百甓

於青外、著運於青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
致力中原、過尔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
力、皆此類也。
阮咸莫辯、鑄于罕識。
唐元澄字行冲、進太常少

御、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聲正圓、人
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以木
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北史、斛
斯微字士亮、博涉群書、兼解音律、有鑄
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
識、士亮見之曰、此鑄于也、衆弗信、士亮遂
依于室、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衆乃歎
服、士亮仍取以合樂焉、仕周拜司樂、下大

何知銅斗澄明服匿

南史、何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

張永開元武湘、過一古冢、上得一銅斗、
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咸斗、
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
時三台居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
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南史、陸澄字
彥深、為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
口、方腹、而衣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曰、
此名服匿、單干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
所可識、如、
傲還厨梅珮納解橋
唐蕭傲為嶺南節度

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稿
梅於厨以和劑飲知趣布還之唐柳^玘為
嶺南節度副使辭中^申
稿熟既食乃納直於官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八



110X
620
5



110X
620
5